

歌不花

金字澄
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1247.57
2525

咒

金宇澄
著

1247.57
2525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繁花/金宇澄著.

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. 3 (2013. 5 重印)

ISBN 978-7-5321-4800-4

I. ①繁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34242 号

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 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郑 理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插 图: 金宇澄

繁花

金宇澄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28 插页 22 字数 349,000

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800-4/I·3752 定价: 4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6063782

独上阁楼,最好是夜里。《阿飞正传》结尾,梁朝伟骑马觅马,英雄暗老,电灯下面数钞票,数清一沓,放进西装内袋,再数一沓,拿出一副扑克牌,捻开细看,再摸出一副。接下来梳头,三七分头,对镜子梳齐,全身笔挺,骨子里疏慢,最后,关灯。否极泰来,这半分钟,是上海味道。

如果不相信,头伸出老虎窗,啊夜,层层叠叠屋顶,“本滩”的哭腔,霓虹养眼,骨碌碌转光珠,软红十丈,万花如海。六十年代广播,是纶音玉诏,奉命维谨,澹雅胜繁华,之后再现“市光”的上海夜,风里一丝丝苏州河潮气,咸菜大汤黄鱼味道,氤氲四缭,听到音乐里反复一句女声,和你一起去巴黎呀一起去巴黎呀去巴黎呀。对面有了新房客了,窗口挂的小衣裳,眼生的,黑瓦片上面,几支白翅膀飘动。

八十年代,上海人聪明,新开小饭店,挖地三尺,店面多一层,阁楼延伸。这个阶段,乍浦路黄河路等等,常见这类两层结构,进贤路也是一样,进店不便抬头,栏杆里几条玉腿,或丰子恺所谓“肉腿”高悬,听得见楼上讲张,加上通风不良的油镬气,男人觉得莺声燕语,吃酒就无心思。

古罗马诗人有言,不褻则不能使人欢笑。

引 子

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,听见有人招呼,沪生一看,是陶陶,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。沪生说,陶陶卖大闸蟹了。陶陶说,长远不见,进来吃杯茶。沪生说,我有事体。陶陶说,进来嘛,进来看风景。沪生勉强走进摊位。陶陶的老婆芳妹,低鬟一笑说,沪生坐,我出去一趟。两个人坐进躺椅,看芳妹的背影,婷婷离开。沪生说,身材越来越好了。陶陶不响。沪生说,老婆是人家的好,一点不错。陶陶说,我是烦。沪生说,风凉话少讲。陶陶说,一到夜里,芳妹就烦。沪生说,啥。陶陶说,天天要学习,一天不学问题多,两天不学走下坡,我的身体,一直是走下坡,真吃不消。沪生说,我手里有一桩案子,是老公每夜学习社论,老婆吃不消。陶陶说,女人真不一样,有种女人,冷清到可以看夜报,结绒线,过两分钟就讲,好了吧,快点呀。沪生说,这也太吓人了,少有少见。陶陶说,湖心亭主人的书,看过吧。沪生说,啥。陶陶说,上下本《春兰秋蕊》,清朝人写的。沪生说,不晓得。陶陶说,雨夜夜,云朝朝,小桃红每夜上上下下,我根本不相信,讨了老婆,相信了。沪生看看手表说,我走了。陶陶说,比如昨天夜里,好容易太平了,半夜弄醒,又来了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,这种夫妻关系,我哪能办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,我一直想离婚,帮我想办法。沪生说,做老公,就要让老婆。陶陶冷笑说,要我像沪生一样,白萍出国几年了,也不离婚。沪生讪讪看一眼手表,准备告辞。陶陶说,此地风景多好,外面亮,棚里暗,躺椅比较低,以逸待劳,

我有依靠，笃定。沪生说，几点钟开秤。陶陶说，靠五点钟，我跟老阿姨，小阿姐，谈谈斤头，讲讲笑笑，等于轧朋友。陶陶翻开一本簿子，让沪生看，上面誊有不少女人名字，地址电话。陶陶掸一掸裤子说，香港朋友送的，做生意，行头要挺，要经常送蟹上门，懂我意思吧，送进房间，喝一杯茶，讲讲人生。沪生不响。

此刻，斜对面有一个女子，低眉而来，三十多岁，施施然，轻摇莲步。陶陶低声说，看，来了，过来了。陶陶招呼说，阿妹。女子拘谨不响。陶陶说，阿妹，这批蟹，每一只是赞货，昨天我已经讲了，做女人，打扮顶重要，吃到肚皮里，最实惠。女子一笑。陶陶说，阿妹，我总归便宜的。女子不响，靠近了摊前。此刻，沪生像是坐进包厢，面前灯光十足，女人的头发，每一根发亮，一双似醒非醒丹凤目，落定蟹桶上面。陶陶说，阿妹是一个人吃，一雌一雄，足够了。女子说，阿哥，轻点好吧，我一个人，有啥好听的。陶陶说，独吃大闸蟹，情调浓。女子说，不要讲了，难听吧。陶陶说，好好好。陶陶走到外面，移开保温桶玻璃板，两人看蟹，说笑几句。女子徘徊说，我再看看，再看看。也就走了。

陶陶转进来说，已经来几趟了，像跟我谈恋爱，一定会再来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，这种搭讪，要耐心，其实简单，大不了，我送蟹上门。沪生说，我走了。陶陶说，我真是不懂，女人看蟹的眼神，为啥跟看男人一样。沪生笑笑不响，走出摊位。陶陶跟上来，拿过一只蒲包说，一点小意思。沪生推辞说，做啥。陶陶说，我朋友玲子，最近跟男人吵离婚，麻烦沪生帮忙。沪生点头，拿出名片，陶陶接过说，我其实，认得一个女律师，以前是弄堂一枝花，现在五十出头了。沪生打断说，我走了。陶陶说，上个月，我帮客户送蟹，走进15楼A，一个女人开门，原来就是一枝花，结果呢，三谈两谈，提到以前不少事体，比较开心，过几日，我又去了一趟，再后来嘛，懂了吧。陶陶拍了沪生一记。沪生觉得心烦，身体让开一点。陶陶说，有意思吧。沪生说，七花八花，当心触霉头。陶陶说，女人是一朵花，男人是蜜蜂。沪生说，我走了。沪生拿过蒲包，朝陶陶

手里一送,立刻离开。三天后,陶陶来电话,想与沪生合办小旅馆,地点是恒丰路桥,近火车站,利润超好。沪生一口拒绝,心里明白,陶陶卖蟹,已经卖出了不少花头,再开旅馆,名堂更多。芳妹,真也是厉害角色,老公不太平,每夜就多交公粮。好办法。

以前,沪生经常去新闻路,看女朋友梅瑞。两个人是法律夜校同学,吃过几趟咖啡,就开始谈。八十年代男女见面,习惯坐私人小咖,地方暗,静,但有蟑螂。一天夜里,两人坐进一家小咖啡馆。梅瑞说,真想不到,沪生还有女朋友,脚踏两只船。沪生说,是的,名字叫白萍。梅瑞说,一个月见几次面。沪生说,一次。梅瑞说,好意思吧。沪生说,别人介绍的,相貌一般,优点是有房子。梅瑞说,沪生太老实了,样样会跟我讲。沪生说,应该的。梅瑞一笑说,我姆妈早就讲了,做人,不可以花头花脑,骑两头马,吃两头茶,其实呢,我也有一个男朋友,一直想跟我结婚,北四川路有房子。沪生说,条件不错。梅瑞说,我根本不想结婚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,一讲这种事情,我就不开心。沪生不响。梅瑞的身体,也就靠过来。

两个人见面,一般是看电影,逛公园。美琪,平安电影院,设有情侣咖啡馆,伸手不见五指,一排排卡座,等于半夜三更长江轮船统舱,到处是男女昏沉发梦之音。有一次,梅瑞与沪生坐了几分钟,刚刚一抱,有人拍一记梅瑞肩胛。梅瑞一吓,沪生手一松,也就坐正。卡座上方,立有一个黑宝塔样子女人,因为暗,眼白更高。沪生感觉到梅瑞身体发硬,发抖。梅瑞对黑宝塔说,拍我做啥,有事体,讲呀。黑宝塔说,梅瑞呀,大家是姊妹淘,手帕交呀,不认得我了。梅瑞呆了一呆说,我现在有事体。黑宝塔指指前面卡座说,好,我先过去坐,四个人,准定一道吃夜饭,再去逛南京路。黑宝塔离开,移向前方,矮下去,与朦胧壁灯,香烟头星光,融为一体。梅瑞不响。沪生轻声说,现在有啥事体,梅瑞准备做啥事体呢。梅瑞照准沪生大腿,狠捏一记说,马上就走,快点走,快,

到了这种暗地方,还碰到熟人,算我倒霉,触霉头。两人滋味全无,踮了脚悄悄出来,发觉是大太阳下午三点钟。梅瑞懊恼说,这只黑女人,学农时期房东女儿,有过几次来往,为啥还要见面,怪吧。沪生说,就这样不辞而别,不大礼貌吧。梅瑞说,已经结了婚的女人了,从浦东摆渡到市区来,钻到这种暗地方吃咖啡,肯定是搞腐化。沪生笑笑。梅瑞说,我等于居委会的老阿姨,一开口,就是搞腐化。沪生说,是呀是呀,《金陵春梦》一开口,就是娘希匹,《侍卫官日记》翻开来,就是达令,达令,达令长,达令短。

梅瑞读夜校,三个月就放弃了,经常来校门口,等沪生下课,两人去吃点心,荡马路,有时荡到新闸路底苏州河旁边,沪生再送梅瑞进弄堂,独自回武定路。有一次,梅瑞打来传呼电话说,沪生,我姆妈去苏州了,谈塑料粒子生意,夜里不回来,沪生过来坐。这天夜里,沪生走进这条新式弄堂,曾经住过电影皇后阮玲玉,上三楼,每层三户,每家一块门帘。两个人吃茶,后来,梅瑞靠定了沪生,粘了一个半钟头,沪生告辞。从此,沪生经常到三楼,撩开梅家门帘。新式里弄比较安静,上海称“钢窗蜡地”。梅家如果是上海老式石库门前厢房,弹簧地板,一步三摇,板壁上方,有漏空隔栅,邻居骂小囡,唱绍兴戏,处于这种环境,除非两人关灭电灯,一声不响,用太极静功。沪生有时想,梅瑞无所顾忌,是房子结构的原因。

有一次梅瑞说,讲起来,我做外贸,收入可以,但现在私人公司,赚的米更多,我只想跟私人老板合作。沪生说,我有一个老朋友,做非洲百货,也做其他。梅瑞说,叫啥名字。沪生说,叫阿宝。梅瑞拍一记沪生说,啊呀呀,是宝总呀,大名鼎鼎,经常来我公司,跟我同事汪小姐做业务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,我开初以为,这个宝总,花头十足,肯定跟汪小姐有情况了。沪生说,谈恋爱。梅瑞说,汪小姐早有老公了。沪生说,这肯定就是一般关系,阿宝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,只做正经生意,不

考虑越轨投资,相当至真,我可以介绍。梅瑞双颊一红说,汪小姐,一定不开心的。沪生说,无所谓,下一个礼拜,我请客。到了这天,两人走进梅龙镇酒家,梅瑞一身套装,香港中环新品,三围标准,裁剪得当,头发新做,浓芬袭人,坐了一刻,拿出化妆镜照几次。沪生说,跟我赤膊弟兄碰头,梅瑞就是家常汗衫打扮,脚底一双拖鞋,阿宝照样笑咪咪。梅瑞说,要死了,要我穿拖鞋汗衫来吃饭,瞎七搭八,我当然要正装的。讲到此刻,阿宝走进来,大家寒暄一番。阿宝说,梅小姐是沪生的朋友,就是我朋友,生意上面,以后尽管联系。梅瑞笑一笑说,宝总,认不得我了。阿宝不响。梅瑞说,我是汪小姐同事呀。阿宝一呆,跌足道,啊呀呀呀,对不起,真对不起。梅小姐这天,浅笑轻颦,吐属婉顺,一顿饭,三个人相谈甚欢,十分愉快。

私人公司,并无进出口权,接了外商订单,必须挂靠国营外贸公司操作。有一日,阿宝与汪小姐打电话。阿宝说,汪小姐,真对不起,有一位大领导,最近发了条头,要我的业务单子,让贵公司梅瑞去做,以后,我只能与梅瑞联络了,其中道理,汪小姐应该懂的,抱歉。汪小姐不响。阿宝说,我只能听命,另外,梅瑞并不知情,完全是大领导的意思,请理解我。汪小姐黯然说,是吧。阿宝说,不开心了。汪小姐说,哪里会,广东人讲了,生意大家做,钞票大家赚。阿宝说,不好意思。汪小姐说,大领导是啥人。阿宝说,不开心了。汪小姐说,无所谓,我理解万岁。阿宝敷衍几句,挂了电话,心里明白,汪小姐一定有所谓,以前几次邀饭,提及丈夫宏庆,颇多不满,阿宝始终装聋作哑,与国贸打交道,借壳生蛋,做成每一笔生意,结汇之后,照规矩支付康密逊(commission 佣金),不牵涉感情,因此现在,汪小姐只能理解万岁,如果两人有一丝暧昧,就要一作二跳,麻烦不断。

从此以后,阿宝到公司,先对汪小姐打招呼,再与梅瑞谈业务,相当和顺。梅瑞高兴,难免于沪生面前,数度提到阿宝。春天到了,梅瑞约了沪生,阿宝,到西郊公园看了樱花,吃一顿夜饭。两男一女,灯下谈

谈，窗外落雨，案前酒浓，印象深刻。

一个月后，沪生与梅瑞约会。梅瑞踱出美丽园的公司大门，恹恹不欢。两个人刚走到静安寺，梅瑞说，我想回去了。沪生说，感冒了。梅瑞说，我与沪生的关系，还是告一个段落，可以吧。沪生说，跟北四川路男朋友，预备结婚了。梅瑞摇手说，我想静一静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，以后，我做沪生的妹妹，可以吧。沪生说，可以。梅瑞说，妹妹对哥哥，可以讲一点想法吧。沪生说，可以的。梅瑞说，我最近，一直跟姆妈吵，我姆妈觉得，沪生缺房子，父母有“文革”严重问题。沪生说，我懂了。梅瑞说，不好意思。沪生不响。梅瑞颓然说，其实，主要是我崇拜一个男人。沪生说，我明白了。梅瑞说，这个男人，我现在绕不过去了。沪生说，明白了。梅瑞说，啥人呢。沪生说，阿宝。梅瑞叹息说，我只能老实讲了，我第一趟看见宝总，就出了一身汗，以后每趟看到宝总，我就出汗，浑身有蚂蚁爬，一直这副样子，我不想再瞒了。沪生说，应该讲出来。梅瑞说，宝总对我，有议论吧。沪生说，如果有，我会讲的。梅瑞说，宝总根本不注意我，一直不睬我。沪生说，阿宝忙，只做外贸。梅瑞说，宝总以前，谈过几个女朋友呢。沪生说，一言难尽。梅瑞说，为啥分手的。沪生说，我不了解。梅瑞说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跟定宝总，毫无办法了，我崇拜实在太深了。沪生说，生意上面，真可以学到不少门槛。梅瑞说，宝总以前女朋友，为啥分手的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，是宝总提出分手，还是。沪生搔头说，这个嘛。梅瑞说，宝总对我，如果有了想法，沪生要告诉我。沪生说，一定。梅瑞怅然说，我现在，只想晓得宝总的心思。梅瑞讲到此地，落了两滴眼泪。

两个人关系，就此结束。到1990年某天夜里，沪生路遇陶陶。陶陶说，沪生做律师了。沪生笑笑。陶陶说，结婚了一年，老婆就出国了。沪生说，哪里来的消息。陶陶说，据说沪生当时，只想跟白萍结婚，因此借口介绍业务，帮梅瑞介绍了阿宝，然后抽身撤退，好办法。沪生笑笑

说,哪里听来的。陶陶说,梅瑞讲的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,这个宝总嘛,据说也是滑头货色,不冷不热,结果,梅瑞只能跟北四川路男人结婚了。沪生看看手表说,我现在有事体,先走了。陶陶说,女人真看不懂,经常讲反话,比如喜欢一个男人,就到处讲这个男人不好,其实心里,早就有想法了,已经喜欢了,对不对。沪生转身说,以后再讲吧。陶陶拉紧沪生说,最近有了重大新闻,群众新闻,要听吧。沪生说,我现在忙,再会。陶陶说,相当轰动。沪生说,陶陶讲的轰动,就是某某人搞腐化,女老师欢喜男家长,4号里的十三点,偷邻居胸罩。陶陶说,绝对有意思,我讲了。沪生说,我现在忙,有空再讲。陶陶拉紧沪生说,我简单讲,也就是马路小菜场,一男一女两个摊位。沪生说,放手好吧。陶陶松手说,当中是小马路,男的摆蛋摊,马路对面的女人,年长几岁,摆鱼摊。沪生说,简单点。陶陶说,马路上人多,两个人互相看不见,接近收摊阶段,人少了,两个人就互相看。沪生说,啥意思。陶陶说,鸡蛋卖剩了半箱,鱼摊完全出货,自来水一冲,离下班还有三刻钟,男女两人,日长事久,眉来眼去,隔了马路,四只眼睛碰火星,结果呢。沪生说,互相送鸡蛋,送小黄鱼。陶陶说,错,鸡蛋黄鱼,有啥意思,到这种阶段,人根本吃不进,因为心里难过,要出事体了。沪生说,吃不进,生了黄疸肝炎。陶陶说,瞎讲有啥意思。沪生看手表。陶陶说,街面房子36号,有一个矮老太,一米四十三,天气热,矮老太发觉,太阳越毒,越热,卖鱼女人的台板下面,越是暗,卖鱼女人,岔开两条脚膀,像白蝴蝶,白翅膀一开一合。矮老太仔细一看,要死了,女人裙子里,一光到底。

沪生转过面孔说,好好好,我现在有事体,先走了。陶陶扳过沪生的肩胛说,天底下,听过这种精彩故事吧,听我讲呀。沪生说,简单点好吧。陶陶说,大太阳,天热,摊头下面一暗,就有秘密,街面房子36号矮老太,平时老眼昏花,张张钞票,要摸要捏,但是看远,等于望远镜,看得到女人下面张开的白翅膀。沪生看表说,我时间紧张,再讲吧。陶陶拉紧沪生说,女人两眼定漾漾,看定卖鸡蛋的男人,矮老太当场吐一口痰,

鞋底搨了几记讲,是我倒霉,触霉头,我今朝倒霉了,倒灶了,实在下作呀。沪生说,好了,我听过了,可以走了吧。陶陶说,为啥要走。沪生说,这有啥呢,台子下面,属于私人事体,不影响卖菜。陶陶说,试试看好吧,天天这副样子,沪生吃得消,我吃不消,卖蛋男人吃不消,就要出重大新闻了。沪生说,我走了,过几天再讲。陶陶笑说,寿头,好故事,为啥要分开讲,我不穿长衫不摇折扇,不是苏州说书,扬州评话《皮五辣子》,硬吊胃口做啥,碰得到这种人,我吃瘪。

沪生看看手表,阿宝约定八点半,“起司令”咖啡馆碰头。沪生说,讲得再简单点。陶陶说,讲到后面,越来越紧张。沪生说,结果呢。陶陶说,老太婆36号,晓得吧,等于极司菲尔路76号女特务,马上奔到居委会报告。居委会讲,老阿太,这叫“孵豆芽”,以前外乡游民,早吃太阳,夜吃露水,衣衫不全,常常三人合穿裤子,一条短裤轮流穿,不稀奇,现在上面的要求,只要不是当场搞腐化,居委会不管账的。老太胸闷,决定一清早去等人,等啥人呢。沪生说,我不晓得。陶陶说,鱼摊女人的老公,每天蒙蒙亮,骑脚踏车,送女人到菜场上班,夫妻坐下来,吃了豆浆,粢饭,老公踏车子去上班。沪生说,简单点好吧。陶陶说,这天,男人的车子一转弯,36号老太上来招呼,攀谈几句,事体就全部兜出来,男人根本不相信。36号老太讲,弟弟呀,自家女人,自家要晓得呀,男人一呆。沪生说,呆啥?要我就不相信,弄堂老太婆的屁话,啥人会听。陶陶说,当然会相信,表面不响,心里相信,只要是男人,板定前前后后,要去想了。沪生说,别人想啥,陶陶也晓得。陶陶说,我长话短讲,其实这一段,单独就可以讲几个钟头。沪生说,看别人闯祸,有啥味道呢。陶陶说,36号老太厉害,男人从此开始留心,心里味道,已经不一样了,表面不翻底牌,暗地里一直看老婆,横看竖看,白天夜到,浑身上下,里里外外,我讲起来,几个钟头也不止。沪生看表说,到底准备讲多少钟头。陶陶加快速度说,老公每天做早,中班,了解情况比较难,委托一个弄堂朋友,如果老婆有动向,马上汇报。几天后,汇报上来了,一

般是吃中饭前后，女人先回来，过一刻钟，卖蛋男人就跟进大弄堂，进了门，上了三层楼，这只门牌，一共有三楼，上班阶段，楼上楼下，大人小人，一个不见，再过一个多钟头，卖蛋男人推开门，低头出来，慢慢走出大弄堂。

沪生颓然说，有这种断命的汇报，真要出大事体了。陶陶说，是呀是呀，老公叫了三个小徒弟，加上弄堂朋友，五个人，跟李士群也差不多了，布置任务，这天一早，先到棉纺厂上班，然后手表对好，调休出厂，十一点半多一点，弄堂朋友，先到弄堂皮匠鞋摊旁坐定，看见卖鱼女人下班回来，开钥匙进门，不必做手势，此刻，其他人，坐进一条马路开外“大明”饮食店，吃浇头面，然后看见卖蛋男人跟进弄堂，推门进去，弄堂朋友立起来，离开修鞋摊，急步走到“大明”，三个小艺徒，吃猪肝面加素鸡，男人不叫面，毫无胃口，面孔变色，弄堂朋友朝男人点一点头，男人也点头，香烟一撤，立起来，小徒弟吃得头冲到碗里，稀里呼噜，筷子一掼，大家出来，从卖蛋男人进门，到这段时间，大概廿分钟，前后快走，跑进弄堂，望到三楼，窗帘布已经拉拢，看表，廿五分，嘴巴一动，男人带一个小徒弟抢上楼去，另外两个徒弟，前后弄堂把守，防止卖蛋男人翻屋顶，弄堂朋友只做密探，现在装聋作哑，一点不管账，靠定墙壁抽香烟，结果嘛。陶陶手捂胸口，像是气急，一时讲不出话来。

此刻，沪生的心相，已不疾不徐，即便阿宝久等，脚底难移半步。看眼前的陶陶，讲得身历其境，沪生预备陶陶拖堂，听慢《西厢》，小红娘下得楼来，走一级楼梯，要讲半半六十日，大放噱，也要听。沪生说，慢慢讲，卖蛋男人，又不是陶陶，紧张啥。陶陶说，太紧张了，我讲一遍，就紧张一遍。沪生说，弄别人老婆，火烛小心。陶陶说，是吧，沪生跟我仔细讲一讲。沪生说，搞啥名堂，现在，我是听陶陶讲呀，脑子有吧。陶陶笑笑。沪生说，一讲这种事体，陶陶就来精神。陶陶说，有精神的人，第一名，是卖鱼女人的老公，弄堂白天人少，师徒咚咚咚跑上楼梯，房门咣唧一记撞穿，棉纺织厂保全工，力气用不光，门板，“斯必令”门锁，全部

裂开弹开,下面小徒弟望风,喉咙山响,因为车间里机器声音大,开口就喊,不许逃,房顶上有人,已经看到了,阿三呀,不许这个人逃,不许逃,我看到了,嚯隆隆隆隆。这一记吵闹,还了得,前后弄堂,居民哗啦啦啦啦,通通跑出来看白戏,米不淘,菜不烧,碗筷不摆,坐马桶的,也跳起来就朝外面奔,这种事体,千年难得。沪生说,好意思讲马桶,再编。陶陶说,是百分之一百的事实呀,居委会干部,也奔过来看情况,四底下,吵吵闹闹,嚯隆隆隆隆,隔壁一个老先生,以为又要搞运动了,气一时接不上,裤子湿透。沪生一笑说,好,多加浇头,不碍的。陶陶说,句句是真呀,只一歇的工夫,老公跟徒弟,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,老公捉紧了卖鱼女人,徒弟押了卖蛋男人,推推搡搡,下楼梯,女人不肯跨出后门。老公讲,死人,走呀,快走呀,到居委会去呀。卖鱼女人朝后缩,卖蛋男人犟头颈,等男女拖出门口,居民哇啦一叫,倒退三步,为啥,两个人,一丝不挂,房子里暗,女人拖出后门,浑身雪雪白,照得人眼睛张不开,女人一直缩,拖起来,蹲下去。老公讲,快走,搞腐化,不要面孔的东西,去交代清爽,快。老公强力一拖,女人朝前面走两步,上下两手捂紧,蹲了不动。卖蛋男人拖出后门口,跌了一跤,周围老阿姨小舅妈,忽然朝后一退,吃吃吃穷笑。小徒弟讲,娘皮,走不动了是吧,起来。居委会老阿姨,马上脱一件衣裳朝女人身上盖,高声讲,大家不许动,回去冷静解决问题,快回去,听到了吧。此刻,老公回转头来,忽然推开徒弟,朝卖蛋男人扑过去,两手一把捏紧男人腋下这件家生,用足力道,硬拗。卖蛋男人痛极,大叫救命。大家方才明白,卖蛋男人从楼上房间捉下来,拖到后门口,这一件家生,真正少见的宝货,不改本色,精神饱满,十足金的分量,有勇无谋,朝天乱抖。老公一把捏紧家生,像拗甘蔗,拗胡萝卜一样穷拗。老公讲,搞,现在搞呀,搞得得意是吧,再搞,搞。卖蛋男人大叫。户籍警跑过来,运足浑身力道,穷喊一声讲,喂,喂喂喂,文明一点好吧,让开,大家快让开。

沪生说,这对鸳鸯,太可怜了。陶陶说,老公发怒了。沪生说,拖了

赤膊老婆出门,有面子,有意思吧。陶陶说,上海人对老婆好,啥地方好。沪生说,法国男人,发觉老婆有情况,一般是轻关房门。陶陶笑说,这就是玲珑,梅瑞讲过,法国男人最玲珑,是天底下最佳情人,最坏的老公,不过嘛。沪生说,啥。陶陶压低声音说,法国男人眼里,天下女人,全部可以上钩,只要有耐心。沪生说,关键阶段,就要看素质。陶陶说,是呀是呀,低档小市民,恶形恶状,又骂又打,心情可以理解。沪生说,这个老公,自以为勇敢,其实最龌龊,不让老婆穿衣裳,等于自家剥光,有啥面子,发啥火呢。陶陶说,真坍台。沪生说,晓得上帝吧。陶陶说,耶稣,还是玉皇大帝。沪生说,古代有个农村女人,做了外插花事体,广大群众准备取女人性命,耶稣就讲了,如果是好人,现在就去动手。结果呢,大家不响了,不动了,统统回去淘米烧饭,回去睡觉。陶陶说,耶稣辣手。沪生说,耶稣眼里,天底下,有一个好人吧,只要脑子里想过,就等于做过,一样的,这有啥呢,早点回去烧饭烧菜,坐马桶。陶陶说,耶稣有道理,以后再碰到这种事体,我回去睡觉。沪生看看表说,好了,我走了。陶陶说,再讲讲嘛。沪生笑说,已经十足金,甘蔗,萝卜,加油加酱了,还不够。陶陶说,这是事实呀。

这天夜里,沪生走进咖啡馆,见阿宝旁边,稳坐一位汪小姐,即梅瑞的同事,另一位美女叫李李,高挑身材,明眸善睐。汪小姐说,沪先生久仰,我来介绍,这位是我朋友李李,最近盘了一家饭店,新旧双方,想保持营业,无缝交接,请沪先生理顺关系。沪生摸出名片说,尽量帮忙。李李说,沪先生多关照。沪生说,听口音,李小姐是北面人。李李说,是呀,我以前到深圳工作,来上海只有几年。汪小姐说,李李走T台,跑码头,市面见了不少。李李一笑,眼睛看过来。阿宝觉得,李李其秀在骨,有心曩丽质之慨。李李说,认得两位大哥,比较开心,以后这家店,就是大家食堂,希望哥哥姐姐,阿嫂弟妹光临。四个人谈了一小时,汪小姐与李李先辞。空气静了下来。阿宝吃一口咖啡说,沪生想啥。沪生说,

忙了一天，头昏眼花。阿宝说，看见了李李，我想到了以前小毛的邻居，大妹妹。沪生笑说，是有几分像。阿宝说，白萍有信来吧。沪生说，相当少。阿宝放下咖啡杯，感叹说，大妹妹，还有小毛，多少年不见了，时光真快呀。沪生不响。

壹 章

壹

阿宝十岁，邻居蓓蒂六岁。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，瓦片温热，眼里是半个卢湾区，前面香山路，东面复兴公园，东面偏北，看见祖父独栋洋房一角，西面后方，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，三十年代俄侨建立，据说是纪念苏维埃处决的沙皇，尼古拉二世，打雷闪电阶段，阴森可惧，太阳底下，比较养眼。蓓蒂拉紧阿宝，小身体靠紧，头发飞舞。东南风一劲，听见黄浦江船鸣，圆号宽广的嗡嗡声，抚慰少年人胸怀。阿宝对蓓蒂说，乖囡，下去吧，绍兴阿婆讲了，不许爬屋顶。蓓蒂拉紧阿宝说，让我再看看呀，绍兴阿婆最坏。阿宝说，嗯。蓓蒂说，我乖吧。阿宝摸摸蓓蒂的头说，下去吧，去弹琴。蓓蒂说，晓得了。这一段对话，是阿宝永远的记忆。

此地，是阿宝父母解放前就租的房子，蓓蒂住底楼，同样是三间，大间摆钢琴。帮佣的绍兴阿婆，吃长素，荤菜烧得好，油镬前面，不试咸淡。阿婆喜欢蓓蒂。每次蓓蒂不开心。阿婆就说，我来讲故事。蓓蒂说，不要听，不要听。阿婆说，比如老早底，有一个大老爷。蓓蒂说，又是大老爷。阿婆说，大老爷一不当心，坏人就来了，偷了大老爷的心，大老爷根本不晓得，到市面上荡马路，看见一个老女人卖菜。蓓蒂笑笑，接口说，大老爷停下来就问了，有啥小菜呀。老女人讲，老爷，此地样样